

57X

52

28

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
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嬃索隱曰韋昭云嬃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
太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善廼以劉澤
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按陳平等語言也

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
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泣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
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
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拔還正義曰拔芳弗反又音廢後同
過軻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掖音戰忽弗復見卜之
云趙王如意為禁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
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

幾代天子

之

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
音其紀反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下
又音祈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車以迎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四皓也誅太子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
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
今武侯追謚曰悼武王一作酈次兄呂釋
一作酈子產為交侯徐廣曰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
台並音怡蘇林音胎之為建成侯徐廣曰長樂宮太子襲躋為帝是時高祖公子長男肥孝惠兄

呂后紀

也異母

索隱曰母曰曹姬

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

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

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

宣姜居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

之掖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鷄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

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

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奴自迎趙王霸王
與合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孝
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發蚤起太后聞其
獨居使入持酖飲之燕劭曰酖鳥食蠶以其黎明孝惠
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其乃徙淮陽王友
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
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曰石紀

為令

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
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
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危臨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
起孝惠亦起取危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送孝惠危
索隱曰之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
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凶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

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

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

者且也言日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婦

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

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

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海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

也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

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

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

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前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涕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漢助曰入侍天年十五謂丞相曰

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哭解

呂后紀

懂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

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出舍出產呂祿為

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

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

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太后

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今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

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

無

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嘔血盟索隱曰嘔鄒音使接反又云或

諸君縱欲阿意却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

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

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博者覆也奪之相權王陵遂病

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

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也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

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

呂石紀

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即中令無擇徐廣曰為博城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

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

童為朱虛侯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

故云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以呂祿女妻之齊

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

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

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

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

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

也信都縣西二十里漢扶柳縣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

正義曰長姁上張文反下況羽反又呼附反

正義曰壺關上音胡
潞州城本漢壺關縣

高祖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

曰今陳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

東垣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

文耳按志襄子軻為軻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軻縣

城屬潁川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

請立酈侯呂卬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卬為呂王後太后

許之建成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

之子為胡陵侯正義曰縣名屬山續康侯後二年常山

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

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

呂后紀

呂后妹也

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唯俞

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呂更始為贅其侯

南三十里本漢飾縣也呂勝為呂忿為呂成侯正義

曰表云呂布弟子淮陽丞相呂勝呂成侯

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呂成侯

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及諸侯丞相五人

陽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

邑侯朱通山都侯上恬開松茲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

侯徐薦勝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

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

而入宮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
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

太子立為帝即淮陽
王彊也此却述前事
也正義

下治為萬民命徐黃曰一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無此字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懼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感愾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發位木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稱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大尉官絳侯勃為大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之以蕭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呂后紀

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

太后詎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自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俄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

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

決中野兮蒼天擊直徐黃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必

財為主而餓死兮誰吝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晦

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
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嬃索隱曰韋昭云嬃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
太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善廼以劉澤
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按陳平等語言也

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
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泣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臣侯
表有第一第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
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
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正義曰按方弗
過軻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掖音戰忽弗復見卜之
云趙王如意為樂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
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

侯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

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

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徐廣曰一云張釋即期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

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

呂榮為祝茲侯

徐廣曰呂諸

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

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

月中高后病其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

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

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

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久

所制幸已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

皇后紀

寶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也將相列侯郎吏皆以

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

齊襄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

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

劫其謀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

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

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

主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

子

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二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
 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右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
 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字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
 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
 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
 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
 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
 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呂呂呂

擁

猶與正義曰手音預又作預手音預如鹿善登木證文云猶多預預也性多疑慮常令
 忽聞有聲則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又之然後敢下頂更又上如此非故不果決稱猶豫耳一曰隴

俗謂太子為猶太子
 隨人行每豫在前待
 人不得還來迎候故云
 猶豫又曰一二獸並
 耳狐疑或有疑事故
 曰顧野王云豫從
 類矣

水

猷

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
 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
 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
 隱
 曰猶類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遠類也印
 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
 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
 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
 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
 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
 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三十四
 一十七
 一十七

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入報呂產及

呂氏紀

曹參子也
正義曰竹律反

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嬃師古以爲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筮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誼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信

○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楚死不見有後

賜其例及

令

禮正義曰音但與
祖同

軍

則通非信子 廼合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
張說謬誤 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 先說呂祿曰帝使
 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况 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
 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
 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
 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
 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
 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
 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

呂祿

訟漢書作誦

掖

令

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公弗勝馳語太尉太尉
 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
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 廼遣朱虛侯
得之八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誦也 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
 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
 劫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側中如淳曰
郎中今掌宮殿門戶故其府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
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 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
 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
 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

即長一正義曰長
丁文及言少帝年
少即長用事誅
宮之曰等群屬無
種類

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答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發魯王偃千成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發傷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重呂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雅本言之高帝適長孫

呂后紀

代王恒高帝弟
四之子也

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與帝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鈞照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其陰使入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後九月日即閏九月也時律曆發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晦日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

培正義曰又白北及又李附及徐廣曰晉朴今此注作仆

師說山陵則山根車出是瑞也天子車似峯形似木根故為山根車又饒黃金仍只金根車五時副車五色車各隨時乘也

皇古部

三才八十五

七十一

十三

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蹙左右執戟者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

告亦去兵蔡邕曰律曰取勝公曰出就舍舍少府盜乘輿服御物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

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

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

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

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

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

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代王立為天子二十

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正義曰方智反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彘娥姬

孝惠崩殯

一七七十九

其哭不悲
諸呂凡事
大臣殖醢
支孽艾夷
蒼狗為苗
天下示私
禍盈斯驗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帝王世紀云德合天地曰皇德合人神曰帝謚法惠愛民曰文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

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

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

誅之誅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

等使入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

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

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逮血京

師也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師言

恒荀悅云諱恒

帝王世紀

高祖四年生於南

定血正義曰上音軌

漢書作喋廣雅

復也顏師古云字常

作蹠謂履涉之耳

業皆言喋血無盟故事廣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

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

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

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

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地大交接若此所謂磐石之

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

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編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

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

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

而欲迎立大王六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刑占曰大橫庚庚余

為天王夏啓以光張晏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絲文

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

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

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

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絲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

杜預云絲兆辭也音胃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

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下

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下

孝文紀

大百廿小百七

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上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一步橋比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兒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竟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脊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象昌至渭橋蘇林命移下之而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象昌至渭橋蘇林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橋作渭橋長三百八十

學文紀

自言正義曰上記
間及間隙也隙
間私語也

復正義曰紀反
首傾

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索隱曰包惜音閑言欲向空閑處語願師所陳不欲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文云邸郎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曰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成王時彫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審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

六二四

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湏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
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
為鄼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
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
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
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
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
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太主即天
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
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
王計宜者故下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
云皆為宜也讓者二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宜主位東
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
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孝文紀

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太主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
爾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
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
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
帝起后索室清宮而後行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
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
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
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

大二十九八 二四七

大

便賜
孟受
義曰上胡

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願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
 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須活爵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故賜之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醪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城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
 亥皇帝即所正義曰主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正義曰此徙
 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

孝文紀

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燕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
 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
 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
 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
 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
 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片徐黃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
 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
 賜金千片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止也所以禁暴而
 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法

弗以乍未
正我曰恨也未有
思慮定志民也又
諫諍及言未有愧
志於民

之及為取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
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取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
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
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使其
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其盛非臣等所及也
請奉詔書除取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
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
律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
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弗歆身天下人民未有兼志
索隱曰兼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兼志言
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兼作慝音篋今縱不能博求

孝文

安

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
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
徐徐且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
曰闕
猶言多所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
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
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
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

三十三

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

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立嗣必

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

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今釋有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

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章昭曰

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

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已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

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皇后

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

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

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

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

宋昌勸朕朕以得從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

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

義曰括地志云壯武侯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

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

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

孝文紀

列曰古人以母之姊妹
此於母故為從母之
兄弟比之故云舅
又非外祖也

右丞相周勃也

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
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
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
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馮鈞為
清鄉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鄉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馮鈞封鄆侯不同者蓋後漢封於鄆
鉅鹿即屬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將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
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
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
相徐廣曰月中

漢書文紀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
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
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曰訓其令列侯之國
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
留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誤
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
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
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漢書苗作災
藏本乍

漢書注曰師古曰
令謂此詔書

師說乍句字誤也
白字為正漢書集
義曰着明也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
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也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
非好非也。索隱曰蕪
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近
其意餘說皆踈憫音下板反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索隱曰遺猶留也斯字與纒同言
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纒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
故樂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各乘置者

孝文紀

籍籍正義曰上音
道謂踐籍之義

師古辟疆言辟

兵辟非耳一說辟
讀曰關疆讀曰疆
言關也

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駃為傳置四
馬中足為駃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輶置急乘一
馬曰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
子耕籍田千畝
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景帝
詔曰朕親耕右親祭為天下先本以躬
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
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
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復遊

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公民進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
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
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
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

學文紀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
相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
相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
符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
符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
符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
侯之國或辭本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絳侯勃史丞相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
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

師說城陽王章薨
五字非七私在漢
書豈為非乎

二十七

名國家大備則陳
軒路羽儀及設皇
帝臨朝故謂軒也
所說帛作白也
帛曰越也漢書注
正義曰越謂江東
細綜布為手巾也

師古曰高以上郡
之野也

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
見今長三老官萬親臨軒作舉賜食帛越巾力佩
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
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頭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山
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頭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山
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母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
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求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轅邊
吏入盜甚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遣丞相頽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曰百
中尉材官為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
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

樂文紀

註紀賣反
師古音非

去未

師說去謂東居也東
石未降於漢也師古曰
雖始與居共及今并
之去而未降者可赦

晉陽中都民正義曰故城在汾州二歲留游太原十餘
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
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浦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
往擊之徐廣曰姓縮以文帝十一年卒蓋曰敬
往擊之索隱曰漢書音義都音遲賀姓縮
古國與同姓也○正義曰岳地志
云并州都尉城晉大夫不美之邑為將軍軍滎陽七月
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她詔有司曰濟北王替德反工
誅誤吏民為天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
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
諸吏民與王反者爾去尔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
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謀反遣
入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奔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發勿王羣臣請
變土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
道有邛都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邛都縣
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
本都國漢為縣今嵩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與淮南王長蜀之嚴
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都山也又云邛都山在雅
州筲經縣界筲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巖地華陽國志云
邛都山故邛人稱入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
下有疑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嵩州
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

孝文紀

遠徒正義曰上音代
謂追捕徒禁長安
詔獄

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
王索隱曰名安
阜陵侯也衡山王索隱曰名勃
安陽侯也廬江王索隱曰名賜
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繇德興百官
之非且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
官移過于下
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敢其餘之五月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
倉令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
長安大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
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曰
緹音啼
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愍其意
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獮義
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
民知禁犯黥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
犯宮者雜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
其衣裾而無頰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
而民不犯何則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
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
趾合一九三〇索隱曰韋昭云劓黥劓之屬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
類故不而茲不止其咎安在哉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孝文紀

朝那塞正義曰塞先代
又括地志云朝那故城在
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
漢朝那縣城也塞即
蕭關今名隴山漢
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
塞者也按百泉亭即
朝那縣之地
朝那正義曰上白刑及
地理志云朝那狼狽郡
漢書注云朝那曰要劫也
哀痛祝誓之言

而道毋由也朕其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
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
徐黃曰姓孫封其子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單為餅侯匈奴所殺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
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
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曰必

十三

縣正義曰下音玄

赤正義曰赤音呼格

漢書作壇場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壇幣祭神之事也

不得自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赤姓重也為內史變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首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
賢左戚韋昭曰古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
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
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著
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

學文部

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案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

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

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

正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章句曰成紀屬天水太子乃復召魯公

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

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

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先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

幸雍郊見五帝以壬寅四月蒼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

正義曰見音胡練反
章句曰聽聰知正則
黃龍見文帝尊考
師力田又除秘祝內刑
黃龍為之見成紀
在秦州縣本漢縣
至今在州北二里
有年正義曰言豐
歲也

義曰漢高祖祀志云
詣五帝廟同宇帝
殿陽面五門各置
帝色括地志云在渭
城北

氣見因談上設於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
英見瑞應圖云玉英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及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柱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

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

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

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

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問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

父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

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齎冠蓋相望結軼於道軼音轍韋昭曰使車牲還

單于今單于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

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

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頭野王和親已

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但丁達 惕 天曆

日漢書

六五 三九

十五

句注正義曰古侯及下之具及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隱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句注漢書音章句之

句注正義曰古侯及下之具及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隱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句注漢書音章句之

正義曰胡公名廣後漢太尉百官箴者廣所著書名應邵著官儀之記

正義曰漢法一斤為一金一金直万錢也百金直千貫

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

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号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

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車騎將軍軍飛狐

如事曰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蘇林曰在上黨

門陰館。索隱曰伏儀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朔案如淳曰長安

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

西如淳云在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

外橫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人諸

華文記

侯母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發廢減諸服御狗馬損郎

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

星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百官箴者廣所著書名應邵著官儀之記

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

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

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頊氏按新臣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著之何以

臺為上常衣練衣如淳曰賈誼所平慎夫人令衣不得

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

產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

臣瑋白帝二十三即位
在二十三年壽四十
六

刑

方

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
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約入盜然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諸呂病不朝就賜九杖
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
假借音以物借
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
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黃曰年遺
四十七
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而天地之
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
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

孝文紀

朕之不明也漢書注平灼曰若以朕不明當由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朕音

七於及帝自言或者
豈朕見之不明乎
以不可嘉為嘉可
然朕自謂得終天
年供養高廟為可
嘉之事無所哀念
也今俗語猶然其
意可曉矣百文曰
謂曰朕言得以天年
供養于高廟我之
不明而蒙此款是
可嘉也其哀哀念
于原父曰以朕之不明
而以復供養於高
廟正當嘉之耳

佐百姓令功又使重服以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
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也謂天下何朕獲得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
之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續曰方四方也內麻非有兵革徐黃曰一云方
中七猶云中外也麻非有兵革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
幸以末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
與發也
日皆釋服毋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
事服臨者皆無踐賈逵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子而東曰
踐洗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洗也

也得卒天其矣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酌除又及

高廟酌

張晏曰王莽巨作酌八月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

酌也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五帝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周

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案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

武舞秦始室更名五行舞按今言秦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

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

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之東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

不妄獻徐廣曰咸不私其利也罪人不祭蘇林曰刑不祭及妻子

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孝文紀

師古曰婦讀身字
同

去作不

德厚侔天地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景帝米

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其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

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廟且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且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且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且

十九

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

王音正義曰上手放

服不无或作昨

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
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世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

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

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南曰勝

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

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紀

孝文在代

北遇天橫

宋昌建築

絳侯奉迎

南向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幣削謗

政簡刑清

緋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紫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